

古今說部叢書

第十集

古今說部叢書

第十集

第十集

古今說部叢書

上海國學扶輪社印行

古今說部叢書十集目錄

文藝

救文格論

崑山顧炎武

師友詩傳錄

廣寧郎廷槐

師友詩傳續錄

長山劉大勤

金石

金石要例

餘姚黃宗羲

清供

貯香小品

鄧邑萬後賢

雜志

語新華亭錢學綸

懷芳記羅庵老人

救文格論

崑山顧炎武亭林

論史家之誤

紀傳之謬。後人猶能正之。表志則讀者罕矣。故有千年而未正者。漢書王子侯

表中長沙頃王子高成節侯梁一卷中兩見。

一始元元年六月乙未封  
一元康元年正月癸卯封

然則王

子中多一侯矣。後漢書地理志。候城改屬元菟。而遼東復出一候城。無慮改屬

遼東屬國。而遼東復出一無慮。必有一焉宜刪者。然則天下郡國中少二城矣。

夫以二劉之精核。章懷太子之詳明。馬貴與之淹博。而皆仍其失。又何與。是雖

讀史者之所忽。而不可不察也。

元史列傳八卷。速不台。九卷。雪不台。一人作兩傳。十八卷完者都。二十卷完者

拔都。亦一人作兩傳。蓋其成書不出於一人之手。宋濂序云。洪武元年十二月

詔修元史。臣濂臣禕總裁。二年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書成。紀三十七卷。志

五十三卷。表六卷。傳六十三卷。順帝時無實錄可徵。因未得爲完書。上復詔儀

曹遣使行天下。其涉於史事者。令郡縣上之。三年二月乙丑開局。七月丁亥書成。紀十卷志五卷表二卷。傳三十六卷。凡前書有所未備。頗補完之。總裁仍濂禕二臣。而纂錄之士。獨趙壘終始其事。然則元史之成。雖不出於一時一人。而宋王二公與趙君。亦難免於疎忽之咎矣。明太祖嘗命解縉修正元史舛誤。其書留中。今其紕漏。遂傳於世云。

論古人不以甲子名歲。

甲乙以下十名。子丑以下十二名。古人用以紀日。不以紀歲。歲則自有焉。逢以下十名爲干。困敦以下十二名爲支。後人遂謂甲子歲。癸亥歲。非古也。自漢以前無用者。史記歷書焉。逢攝提格太初元年云云。資治通鑑周紀一起。著雍攝提格。元戰困敦云云。皆古法也。自經學日衰。人趨簡便。子曰觚不觚。此之謂也。以甲子名歲。雖自東漢以下。然其時制詔章奏符檄之文。皆未嘗正用之。其稱歲必曰元年二年。其稱日乃用甲子乙丑。如己亥格庚戌制。皆日也。至宋而始有以歲名者。

如稱登極之年。當曰洪武元年。不當曰洪武戊申。稱靖難兵入金川門之年。在少帝時。當曰建文四年。在成祖時。則當曰洪武三十五年。不當曰建文壬午。太祖實錄。自吳元年以前。並書干支。不合法。太祖當時實奉小明王之號。故有言當紀龍鳳者。考之史記。高帝之初。不稱楚懷王元年。而稱秦二年三年。又太祖御製滁州龍潭碑文云。元末帝至正十有四年。竊意其時天下尙是元之天下。書至正。合史記書秦之例。又有兼書者。漢書功臣侯表序。漢興自秦二世元年之秋。楚陳之歲是也。春秋之世。各國皆自紀其元。一時發之於言。或參互而不易曉。則有舉其年之大事而爲言者。若曰會於沙隨之歲。叔仲惠伯會卻成子於承匡之歲。鑄刑書之歲是也。又有紀歲星而言。若曰歲五及鶉火。歲及大梁。歲在姬訾之日者。從後人言之。則何不曰甲子也。癸丑也。是知古人不用以紀歲也。

### 論史重書日例

春秋桓公十二年經。丙戌公會鄭伯盟於武父。丙戌衛侯晉卒。重書日者。二事

皆當繫日。先書公者。先內而後外也。後人作史。凡一日再書。則云是日。

論史家追紀日月之法

或曰。鑄刑書之歲。是則然矣。其下云齊燕平之月。又曰其明月。則何以不直言正月二月乎。曰此正史家文字縝密處。史之文有正紀。有追紀。其上曰春王正月。暨齊平。二月戊午盟於濡上。正紀也。此曰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其明月子產立公孫洩及良止以撫之。追紀也。追紀而再云正月二月。則嫌於一歲之中而有兩正月二月也。故變其文而云古人史法之密也。

左傳追紀之文不止此。又考襄公六年傳。鄭子國之來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及杞桓公卒之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棠人軍齊師。齊師大敗之。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於襄宮。晏弱圍棠。十一月丙辰而滅之。二十五年傳。會於夷儀之歲。齊人城邾。其五月秦晉爲成。二十六年傳。齊人城邾之歲。其夏齊烏餘以廩邱奔晉。三十一年傳。公薨之月。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昭公七年。

傳。齊師還自燕之月。罕朔殺罕魋。及晉韓宣子爲政。聘於諸侯之歲。媯始生子。名之曰元。皆是追紀。

論史家月日不必順序

古人作史。取其事之相屬。不論日月。故有追書。有竟書。左傳成公十六年鄢陵之戰。先書甲午晦。後書癸巳。甲午爲正書。而癸巳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平邱之盟。先書甲戌。後書癸酉。甲戌爲正書。而癸酉則因後事而追書也。昭公十三年楚靈王之弑。先書五月癸亥。後書乙卯丙辰。乙卯丙辰爲正書。而五月癸亥。則因前事而竟書也。蓋史家之文。常患爲日月所拘之事。不得以相連屬。故古人立此變例。

論以干支爲年號

晉人未卽帝位。有謙讓止稱元年者。有以干支紀者。李昝改元庚子。竇建德改元丁丑。蓋云庚子年丁丑年耳。近儒不曉。遂謂以此二字立號。然則將有庚子二年丁丑二年。其謬甚矣。

論年號地名必全書

唐朝一帝改年號者十餘。其見於文必全書。無割取一字用之者。至宋始有熙豐政宣乾淳之語。以是不敬。然猶用上一字。惟元豐以元字與元祐無別。故用下字。本朝文人有稱永宣成化慶厯者。此承宋人之失也。

地名亦必全用。如宛大上江之類。亦爲不通。地名摘用二字。如登萊如溫台。則可。如眞順廣大。則不通矣。左思蜀都賦。跨躡犍犍。是犍爲犍犍二郡。魏都賦。恒碣礧礧干青雲。是恆山碣石二山。摘字之法。蓋始此時。

論古人必以日月繫年

古人紀載之文。必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自尙書春秋而後之爲史者。莫能改也。亦有不盡然者。史記伍子胥傳。己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此不月而日也。專諸傳。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此不年而月也。所以然者。已見於吳楚二世家故也。楚辭攝提貞於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攝提歲也。孟陬月也。庚寅日也。屈子以寅年寅月庚寅日生。註曰。攝提星名。天官書所謂直

斗杓所指以建時節者非也。豈有自述其世系生辰。乃不言年而止言月日者哉。

論史家書郡縣同名之例

漢時縣有同名者。大抵加東西南北上下等字以爲別。若郡縣同名而不同地。則於縣必加一小字。沛治相故書沛縣爲小沛。廣陽國不治廣陽治薊。故書廣陽縣爲小廣陽。丹陽郡不治丹陽治宛陵。故書丹陽縣爲小丹陽。後人知此者罕矣。今以地理言之。如大名甯國之類。當直書其縣。清河永豐之類。法當并載其府。而宋史闕焉。故有一人而兩地並祀者。

論史書一年兩號

古時人主改元。並從下詔之日爲始。未嘗追改以前之月日也。晉書武帝紀上書魏咸熙三年十一月。下書秦始元年十二月。景寅。唐書高宗紀上書顯慶六年二月乙未。下書龍朔元年三月丙申朔。中宗紀上書神龍三年九月庚子。下書景龍元年九月甲辰。睿宗紀上書景龍四年七月己巳。下書景雲元年七月

己巳。玄宗紀上書先天二年十二月庚寅朔。下書開元元年十二月己亥。韓文公順宗實錄上書貞元二十一年八月庚子。下書永貞元年八月辛丑。若此之類。並是據實而書。至司馬溫公作通鑑。患其勞錯。乃創新例。必取末後一號。冠之於春正月之前。當時已有譏之者。至明朝太宗實錄。上書四年六月己巳。下書洪武三十五年六月庚午。正是史臣實書。與前代合。後人不察。而謂革除建文之號。非也。且如萬曆四十八年八月以後。爲泰昌元年。若依溫公例。取泰昌之號。冠於四十八年春正月之前。則詔令文移。一一皆當追改。且上誣先皇矣。故紀年之法。從古爲正。不以一年兩號三號爲嫌。

史家變亂年號。始自隋書。大業十二年十一月景辰。唐公入京師。辛酉。遙尊帝爲太上皇。立代王侑爲帝。改元義甯。而下卽書云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作亂。上崩於溫室。案此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而蒙以代王長安之號。甚爲無理。作史者唐臣。不得不爾。然於煬帝紀書十三年。於恭帝紀書二年。兩從其實。似亦未害。

日分十二時之始

杜氏左傳註云。夜半者。卽謂今之所子也。雞鳴者。丑也。平旦者。寅也。日出者。卯也。食時者。辰也。隅中者。巳也。日中者。午也。日昃者。未也。晡時者。申也。日入者。酉也。黃昏者。戌也。人定者。亥也。一日分爲十二時。始見於此。

救文格論終

師友詩傳錄

廣甯郡廷槐梅谿間

新城王士正阮亭

平原張篤慶歷友  
鄒平張實居蕭亭答

問作詩學力與性情。必兼具而後愉快。愚意以爲學力深。始能見性情。若不多讀書。多貫穿。而遽言性情。則開後學油腔滑調。信口成章之惡習矣。近時風氣頹波。惟夫子一言以爲砥柱。

答司空表聖云。不著一字。盡得風流。此性情之說也。楊子雲云。讀千賦則能賦。此學問之說也。二者相輔而行。不可偏廢。若無性情。而侈言學問。則昔人有譏點鬼簿。獺祭魚者矣。學力深。始能見性情。此一語。是造微破的之論。

張歷友答嚴羽滄浪有云。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此得於先天者。才性也。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貫穿百萬衆。出入由咫尺。此得於後天者。學力也。非才無以廣學。非學無以運才。兩者均不可廢。有才而無學。是絕代人佳。人唱蓮花落。也有學而無才。是長安乞兒。著宮錦袍也。近世風尚。每苦前人之心。拘與隘。而轉途於長慶。劍南。甚且改轍於宋元。是以愈趨而愈下。也有張肅亭答有問。王荊公者。杜詩何以妙絕古今。公曰。老杜固嘗言之矣。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黃山谷謂不讀書。萬卷不可看。杜詩看尙不可況作詩乎。韓

文公進學解上規姚似渾渾無涯周語般盤詰屈聾牙春秋謹嚴方氏浮誇易  
奇而法正而葩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熟此其庶幾乎夫  
曰詩有別才非關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為讀書者言之非為不讀書者言之也

問古詩十九首乃五古之原按其音節風神似與楚騷同時而論者指為枚乘

等擬作枚之文甚著其詩不多見且秦漢風調自殊何所據而指為枚作耶又

蘇李河梁亦有十九首風味豈漢人之詩其妙皆如此耶求明示其旨

答風雅後有楚詞楚詞後有十九首風會變遷非緣人力然其源流則一而已

矣古詩中迢迢牽牛星庭中有奇樹西北有高樓青青河畔草等五六篇玉臺

新詠以為枚乘作冉冉孤生竹一篇文心雕龍以為傅毅之辭二書出於六朝

其說必有據依要之為西京無疑河梁之作與十九首同一風味皆所謂驚心

動魄一字千金者也嬴秦之世但有碑銘無關風雅

張歷友答昔人謂十九首為風餘又曰詩母若自列國之詩涵詠而出者如太

羹醕酒非復泛齊醕齊可埒其在楚騷之後無疑况乎騷亦出於風也而五言

則漢世乃大顯十九首中如青青河畔草西北有高樓涉江采芙蓉庭中有奇

樹迢迢牽牛星東城高且明月何皎皎七章玉臺皆以為枚乘作冉冉孤生  
竹文心雕龍以為傅毅驅車上東門樂府作驅車上東門行文選以十九首為  
二十首蓋分燕趙多任人以下自為一首也然相其體格大抵是西漢人口氣

因篇中有驅車上東門游戲宛與洛故論者或以爲似東漢人口角斷其非枚  
乘者殊不知西京人亦何必不游戲宛洛耶此真見與兒童鄰矣至如蘇李河  
梁錄別其風味亦去十九首誠不  
遠亦非東京以下所能涉筆者  
想蕭無確據故不書作者姓名觀青陵上栢一章內兩宮遙相望雙闕百餘  
尺兩宮南宮北宮也蔡質漢官典職曰南宮北宮相去七里又明月皎夜光一  
章內玉衡指孟冬如促織鳴東壁白露霑野草秋蟬鳴樹間元鳥逝安適等語  
所序皆月也似乃漢令也漢書曰高祖十月至霸上故以十月爲歲首漢之孟冬  
今之謂爲僞作亦必有見然氣味高古縱不出蘇李定漢之高手所擬江文通  
先生謂古者似不能及也不須深辨總之漢祚鴻朗文章作新  
善於擬古者似不能及也不須深辨總之漢祚鴻朗文章作新  
厚雅漢武樂府壯麗宏奇下歌於流  
離白頭吟於閨闔其他可以類推矣

問樂府之體與古歌謠彷彿必具有懸解另有風神無蹊徑之可尋方入其室  
若但尋章摘句摹擬形似終落第二義如穆天子傳之白雲謠湘中記之帆隨  
湘轉古樂府之獨漉獨漉水清泥濁之類神妙天然全無刻畫始可以稱樂府  
魏晉擬作已非其長至唐益遠矣夏蟲語冰殊覺妄誕乞指示之  
答樂府之名始於漢初如高帝之三侯唐山夫人之房中是郤祀類頌饒歌鼓  
吹類雅琴曲雜詩類國風故樂府者繼三百篇而起者也唐人惟韓之琴操最